

德国移民教育政策评析

刘丽丽

[摘要] 德国移民教育政策的形成,受到了世界范围内多元文化教育思潮的影响,是德国民众价值取向调整的需要,是防范德国青少年暴力活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行防范新纳粹势力抬头教育政策的需要。但德国移民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 德国; 移民教育政策; 评析

[中图分类号] G53/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5)21-0036-02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德国越来越成为一个事实上的移民国家。1990年德国的统一,进一步加快了德国作为非典型意义的移民国家的进程。在文化多元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中,一个社会是不可能永远保持其同质性的。况且,随着社会在文化、经济、政治、科学、交通、信息方面的国际化,国内在人、物、财等方面的国际化也是必然的结果。因此,如何引导学生适应多元文化社会、理解多元文化社会就成了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德国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与探索。

1996年,德国的各联邦州第一次明确地达成一致,将跨文化观点作为在教育过程中的一般意义上的确定目标。当年召开的常设教育部长会议根据各种跨文化教育的构想及经验,从“跨文化教育的出发点”、“跨文化教育的目标”、“跨文化教育的实践”、“今后发展的建议”这几个方面,概括了“跨文化教育”的外延和内涵。至此,“跨文化教育”作为德国国家的一个重要课题,从教育政策、教育实践、教育理论这三个方面全方位地展开。

事实上,跨文化教育可以理解为德国移民教育的基本理念。德国教育管理部门针对移民教育的政策出发点是:学生在语言和文化上是异质的。这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就是不但要为特殊群体制定不同的措施,同时也要兼顾跨文化的教育和培养,这也是学校教育的基本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所关心的事情不仅是有移民背景的学生作为特定的目标群体,而是

包括了全体学生。

德国跨文化教育政策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是世界范围内多元文化教育思潮的推动。

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德国,进入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移民数量与日俱增,移民子女教育问题日益凸现。政府和教育界在制定和思考相关政策时,不能不受世界范围内多元文化教育思潮的影响。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多元文化教育的全球性受到强调,这可以从1989年英国詹姆斯·林奇的《全球社会的多元文化教育》一书为信号。在多元文化教育的全球化阶段,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政策不能不受世界范围内教育研究成果的影响,德国也不例外。事实上,德国的移民子女教育政策的核心就是跨文化教育政策,是全球范围内的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在移民子女教育领域的运用。

二是德国民众价值取向调整的需要。

现代德国人的价值取向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德国人价值取向的核心就是独立、自由、民主、平等。这些价值观念表现在政治生活方面就是强调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强调选举制;表现在对教会的态度方面就是教会权威性的丧失和宗教生活与世俗社会的逐渐接近;表现在家庭生活方面就是人们更加追求多样化的家庭生活方式;表现在对待移民子女教育方面就是强调教育机会平等,尊重每一个孩子受教育的权利,采取相应措施给予弱势群体一定的帮助,同时尊重每一个民族的文化,把德国社会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作为教育的

一种财富而不是负担。这实际上与跨文化教育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

三是防范与解决德国青少年暴力活动的必然要求。

在德国生活的外国人,由于其经济与社会地位相对低下,被看成是德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外来受益者和竞争者。由此引起的排外情绪激化的结果,导致社会公共观念的贬值及社会行为的失范。在这样的形势下,人们各种不满情绪极易为右翼极端分子所利用,出现了试图通过暴力行动驱赶外国人的浪潮。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失业及待业的青年,因为对前途感到渺茫,很容易成为排外浪潮的先锋。在仇外暴力活动最激烈的时刻,联邦教育与科学部于1993年4月底在柏林召开了主题为《青年工作要为防范暴力服务》的文化教育计划第二次年会。德国联邦教育与科学部议会国务秘书兰梅尔特博士出席年会,并在大会发言中强调指出:教育与文化可以而且必须为解决青年暴力与仇外情绪的问题做出贡献。德国教育界在防范青少年仇外暴力行为中采取了诸如建立防范暴力工作小组、建立青少年教育工作网络等硬性具体措施。而跨文化教育政策的实施则可以理解为一种软措施。德国的跨文化教育是多管齐下,应该说对移民的教育同时也是对德国人的教育。

四是推行防范新纳粹势力抬头的教育政策的需要。

德国政府为了防范新纳粹势力的抬头,采取了许多措施。作为移民子女教育政策的核心,跨文化教育不是以各种弱势群体为对象的一个“施舍物”。在多元化的世界里,它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享有的“必需品”,对于德国青少年从小培养民族、文化平等意识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相应的,跨文化教育政策的实施就是防范“种族优越”为核心理论的新纳粹势力抬头的需要。

虽然跨文化教育在德国教育界已经得到广泛支持与实施,但是与英美等国相比,德国跨文化教育明显处于起步阶段,任重道远。

第一,跨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打破本民族中心主义,使处于支配文化地位的多数者走向文化相对主义。这样的教育实践在德国还处于实验阶段,而且仍局限于少数开明的学校和教员。应该说,对移民的教育同时也是对德国人的教育,要从这两个方面取得跨文化教育的成果,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努力。然而,尽管在德国学校当中有跨文化教育的气氛,但学校之外的周围社会却恰好相反,以相互理解为基础的社区活动,

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范围上,都非常有限。因此,在德国移民当中,对政府的努力感到失望的人有增无减。因此,不能不说要使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子女能够共同学习和工作,改变的不仅仅是学校,必须改变整个社会。

第二,跨文化教育将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为“文化问题”,进而幻想通过“文化展示”(而且仅仅限于外在文化景观的展示)消除根源于生存竞争的族群矛盾,结果只能是乌托邦。德国学者冈瑟·舒茨提出,“多元文化”的致命弱点表现在它把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了。按照“多元文化主义”的逻辑,民族矛盾仅仅是个文化问题,是在吃、穿、语言、节庆、信仰等方面所表现的不同民俗。因此,解决民族矛盾的途径就是允许外来移民或少数民族自由保持其“文化习俗”,自由展示其外在的文化景观。舒茨以德国的土耳其移民后裔为个案,指出:不同族群竞争的实质是生存竞争。当德国需要大量外来劳动力时,外来劳动力被当成“客人”而受到主流社会的欢迎,“多元文化”比较容易地就为主流社会所接受,并带上了理想化的色彩。然而,当德国的失业率上升,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之后,“客人”就被描绘成了“从第三世界到发达国家瓜分我们现有社会福利的入侵者”,排斥外来移民的社会舆论随即占了上风。因此,民族矛盾的症结是经济利益的竞争,这绝不是通过允许外来移民自由展示其文化特性就能缓和的。

第三,德国民众骨子里的种族优越意识的消除尚需时日,跨文化教育在校园外还没有得到德国民众的广泛认同。德国的国籍法具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不时合宜的“正统血统论”。德国民族几乎是单一的德意志日耳曼人,少数民族极少。为了有意无意保持日耳曼种族的纯洁性,根据德国的国籍法规定,只有夫妻双方中有一方为德国人,其子女才能获得德国国籍。1993年,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曾说:“我们的认同性不是由于某一思想而取得的,而是由于我们属于同一种族”。所以德国人的排外情绪特别的强烈,特别的深,特别的锋芒毕露和带有蔑视性。虽然政府采取了相关措施在防范、纠正这种意识,并取得一定成果,但是时至今日,在大部分德国民众潜意识里,仍然或多或少存在对外来移民的偏见乃至歧视。虽然最近几年没有出现1993年那样的震惊世界的针对外国人的惨案,但是德国各地仍不时发生针对外来移民的暴力活动。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

责任编辑:柳波